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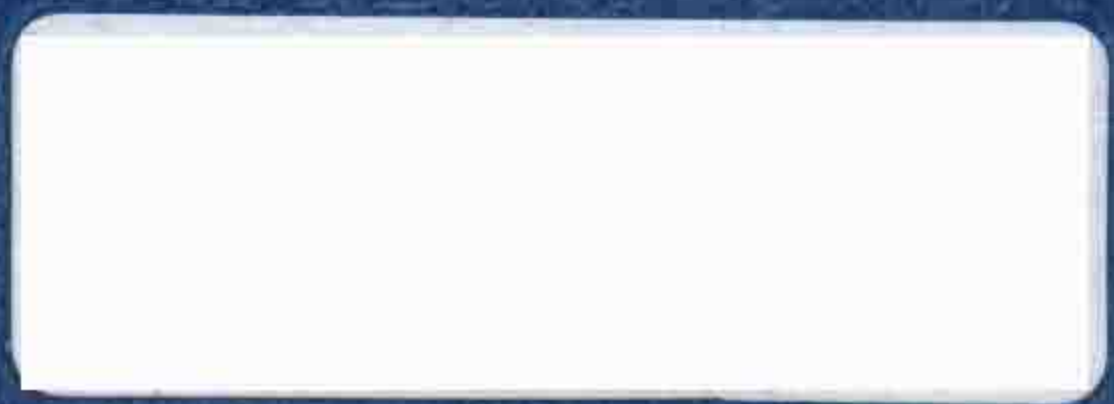
海遊記

海よりもまだ深く

海よりもまだ深く



海は長柄の和服の如く大知識の



比海更深

海よりもまだ深く

[日] 是枝裕和

佐野晶 — 著

赵仲明 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比海更深 / (日) 是枝裕和著, (日) 佐野晶著; 赵仲明译.
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3
ISBN 978-7-5596-0661-7

I. ①比… II. ①是… ②佐… ③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7271 号

海よりもまだ深く (是枝裕和 佐野 晶著)

UMI YORIMO MADA FUKAKU

Copyright © 2016 by Hirokazu Koreeda, Akira Sano, 2016 FUJI TELEVISION
NETWORK/BANDAI VISUAL/AOI Pro.Inc./GAGA CORPORATION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, Inc., Tokyo, Japan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ntosha, Inc.
through Discover 21 Inc., Tokyo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7-1753

比海更深

作者: [日] 是枝裕和 [日] 佐野晶

译者: 赵仲明

责任编辑: 李红 徐樟

特约监制: 赵菁

产品经理: 沈晔英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0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8.25 印张

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661-7

定价: 42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

1

这一年台风格外频繁，一月就出人意料地来过一次，成了大新闻。台风通常从盛夏到初秋季节登陆，可是五月中旬竟然就刮到了日本。

进而，尚未出梅，台风便席卷了整个日本，和小学进入暑假几乎同时。自那时起台风接连不断，日本各地遭受了巨大灾害。

不知是否和台风的影响有关，气温也变得极不稳定。本以为酷暑还将持续几天，不料气温骤降，盖两床毛毯都让人睡不安稳。

话虽如此，毕竟酷热天气减少，一整个夏天变得非常舒坦。

九月中旬以后，台风似乎更是瞄准日本长驱直入。

“这么多台风，烦死人了！”

中岛千奈津听着电视新闻中新台风即将来临的消息自言自语。和她聊天的母亲不在厨房，去了紧靠厨房的阳台上。其实千奈津并不指望母亲搭话，只是随口吐出这么一句话。

阳台上响起拍打棉被的声音，恰似回应千奈津的自语声。

煤气上搁着家里最大的那口锅，煮物¹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。

千奈津打小爱吃煮菜，尤其酷爱煮得入味的茼蒿，她常会偷夹一块尝鲜，为此没少挨母亲训斥。

千奈津忍着煮物香味的诱惑在为母亲代笔。她坐在厨房老旧的饭桌前，按照元旦收到的贺年片上的信息，将寄件人的地址和名字用钢笔写在明信片上。

阳台传来吱吱嘎嘎的声响，千奈津的母亲藤田淑子抱着被褥进来了，嘴上叨叨着“想起来了”。

千奈津继续写着，没有停手。

“是珍妮特，珍妮特·琳恩。”

1 日本家庭中的常见料理，在食材中加入酱油等作料焖煮，类似于中国的红烧做法。

淑子说，她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。

千奈津愣了一下，刚才聊的什么？

她很快想起来了，还是两个小时前的话题。千奈津想让次女学花样滑冰，和母亲说起这件事。花样滑冰的学费实在贵得出奇，需要和母亲“商量”一下。聊到花样滑冰，淑子提起可尔必思¹在电视广告上花样滑冰的外国女孩，但她想不起那个人的名字。

千奈津记得札幌冬奥会是1972年举办的，当时自己6岁。那女孩是在那次的冬奥会上走红的，千奈津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。

不用说淑子，千奈津用的也是老式折叠手机，自然不会上网查询。

聊着的话题和往常一样开了无轨电车，先前的内容被搁到一边。想不起来的名字往往会在隔了一段时间后冒出来，比如在千奈津母女回家之后。

1 一种乳酸饮料。

不过，这天总算想起来了，所以淑子心情不错，笑容满面。

“啊，是的是的，叫琳恩。一头金发，和我一样。”千奈津首肯道，她放下笔，重重点了点头，又用手比画了一下珍妮特·琳恩的蘑菇形短发，“一屁股坐地上，还得了满分，不懂溜冰。”

准确地说，琳恩得的满分是艺术分，由于摔倒被扣除了大部分技术分，就算这样琳恩还是得了铜牌。不过，千奈津在意的是另一件事。

“那是花样滑冰，滑——”

“啊啊，滑——滑——”千奈津唱歌似的重复道，其实她压根儿没想记住这个字。

淑子“嘿咻”一声用力将被褥扔进了和厨房连在一起的起居室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她开始折叠收进屋里的衣物。

千奈津转身面对饭桌，从今年收到的一沓贺年片中拿起一张。

她正在写“服丧明信片¹”。从台风第一次登陆日本的“黄金周²”前后起，母亲就开始念叨写“服丧明信片”的事了。千奈津说11月中旬发出去也来得及，不用着急，母亲却不停地催促。她执拗地认为若不早点儿做好那什么，别人就准备好贺年了。“那什么”是淑子的口头禅，一直以来她说什么事都用“那什么”替代。

看着贺年片的背面，千奈津轻轻“哼”了一声。这张印着富士山的明信片正面是打印上去的新年贺词，地址和名字也都是打印的，没一个手写的字。

“柳田先生是公司同事？”

起居室里的淑子点了点头。“是在成增那边的工厂时的部长。”她说时皱了下眉头，不过她的脸色并不难看，似乎还蛮有兴致，“你爸向他借过好几次钱，每次还钱都是我向板桥的大哥

1 日本的习俗，家里举办丧事后，提前向亲朋好友等发送明信片告知，以免在新年收到贺年片。

2 指从4月底至5月初的长假。

开口求救……”

千奈津意识到踩到地雷了，立刻打断母亲：

“现在这样也挺好，不用再担心那些。”

千奈津说着回头向四张半榻榻米¹的起居室张望了一眼，好像怕父亲缩着脖子偷听母亲说他的坏话。

起居室里的整理柜上有一只木盒状的小佛龕，佛龕前面放着崭新的遗像。樱花绽放的季节，淑子的丈夫真辅没有任何先兆突然离世了，74岁的年龄不算老。

遗像前供着大福饼²，一炷线香冒着缕缕青烟。大福饼是千奈津打零工的日式点心店“新杵”的糕点。

“没个人吵架还是有点那什么吧？”

淑子的口头禅“那什么”也传染给了千奈津。

淑子片刻不停地折叠衣物。“一点儿都不。”她不屑地答道，“好不容易清净了……”

1 约6.5平方米。

2 豆沙馅儿的糯米团。

又要开始抱怨父亲了，千奈津想，她再次打断母亲：

“整天一个人待着的话要得老年痴呆的，去交些朋友吧。”

淑子当即回应：

“都这岁数了交什么朋友，只是增加参加葬礼的人数罢了。”

千奈津轻声笑了起来。母亲说刻薄话的本事一贯出类拔萃。看来暂时不用担心她得老年痴呆，要担心的只是忽然变得不利索的腿脚。

淑子将衣物放进衣柜后，拿起长筷戳了一下炖在煤气灶上的锅里的煮物。她在手背上滴了一滴汤汁，尝了尝，感觉还要再煮一会儿，将煤气灶的火势调弱了一点。

“蒟蒻要慢慢凉下来才能入味，和人一样。”

千奈津爱吃煮物，当然也挑战过自己动手，跟母亲学了几次，回家后还是做不出相同的味道。

母亲告诫她“仔细品味”“用笔记下来”，千奈津却置若罔闻。

不久千奈津改变了策略，自己住得离母亲家很近，想吃的话只要让母亲做就行了。也不能说千奈津的目的就是为了吃煮物，

20多年前结婚离家后就一直住在娘家附近，生孩子后也搬过几次家，选择的住址也都在骑车就能回娘家的距离内。

“明天给小实的便当装些带上。”

千奈津的长女小实上中学三年级，和千奈津一样也喜欢吃蒟蒻。次女彩珠上小学四年级，对蒟蒻完全不感冒，若把煮物装进她的便当盒一定会被抗议“快住手，灰不溜丢的，丑死了”。两个女儿基本上在学校用餐，带便当仅限于明天那种校外授课的日子。

“鸡肉放少了点儿……”淑子看着锅里。

“够了，都到了爱吃鱼不吃肉的年龄了。”

当年进入青春期，千奈津忽然变得爱吃肉了。她不再挑蒟蒻吃，而是一人独霸鸡肉，为此没少挨骂。如今千奈津已经人到中年，而且是中年的“后半期”。

“正隆还年轻着呢，不够他吃吧？”

“哪里，他已经没什么欲望了，都50岁的人了。和煮物一样，凉下来后才会入味。哈哈……”

淑子不置可否地听着女儿和女婿的生活琐事。她将壶里的茶水倒进杯子，瞥了一眼千奈津正往明信片上写的收件人地址，脸上露出了不悦。

“我说你啊，‘田’字变溜肩膀了。”

“我写字本来就不好看，随您呢。”

“我可没那么差劲。”

“要这么说的话，写个地址还是您那什么吧。”

“我不是说过吗，我手指动不了。”

说着，淑子轻轻动了动手指。

“不是在动吗……”

千奈津刚想埋怨，淑子提着茶壶的手故意轻轻抖动起来。茶壶盖发出咔嗒咔嗒的碰撞声。

“行了行了，您又不是漂泊者组合。”

千奈津脑子里浮现的是志村健，而淑子想到的似乎是加藤

茶¹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

淑子拿起邮票，用舌头舔湿。邮票不止一张，她伸长舌头，一气对着五联张的邮票舔了起来。随后，她一张张地将它们撕开，贴在写好的“服丧明信片”上。

千奈津接过淑子从一旁递到手里的明信片。这是张因地址不详被退回的贺年片，是父亲用传统毛笔写的，简易毛笔无法达到如此浓淡相宜的程度，而且字体相当流畅。

“不过，我爸的字的的确漂亮。”

千奈津后悔自己起了个坏头，母亲又该抱怨父亲了。不料，母亲笑了起来。

“只有这一手字是他的骄傲。别人都打印贺年片了，只有他坚持动手写。”淑子说着伸了个懒腰，露出沉思的表情，这个举动和真辅如出一辙，“他不用墨汁，自己磨墨。”淑子的笑声从鼻腔里发出来。

1 志村健、加藤茶均为活跃于20世纪70～90年代日本著名喜剧组合“漂泊者”的成员。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千奈津也学着淑子的样，伸了个懒腰。

淑子从女儿手中取过明信片，端详着上面工整的楷书。

“费时费力的，收到明信片的人谁会在乎这些。”

千奈津不想接母亲尖酸刻薄的话茬。她拿起另一张明信片，看着寄件人的地址，吃了一惊。

“啊呀，芝田先生搬家了。”

淑子家在西武线沿线的住宅小区，40年前从练马区租住的房子搬来这里，住一套三居室的租赁房。藤田家的千奈津和小她两岁的弟弟藤田良多都在这里长大。曾经和“旭之丘”这个地名一样光鲜亮丽的小区已经老化，住在此地的居民也步入了高龄。

芝田家住在小区靠南的商品房大楼里，家里有个和良多同年级的男孩，两家有些交往。

“他说儿子在西武小区建了独栋小楼。”

淑子情绪低落地说。住在同一小区的邻居住进了儿子建的独栋小楼，多少有些羡慕吧，千奈津想。况且西武小区就在对面，和这个小区相隔一条大街，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们羡慕不已的商品

房小区。

“出息啦！不过，那孩子上中学时一点儿都不起眼。”

在千奈津的印象中，那男孩老是张着嘴发呆。

“应该是大器晚成型吧。”

淑子兴致索然地嘟囔。

“咱家也有一位‘大器’。”

千奈津笑道，淑子不知是笑还是叹息地吁了一声。

“是啊，个头确实大了点。”

说着，淑子孩子气地对女儿吐了吐舌头。

平时过了正午时分，西武池袋线下行线的电车里总是空荡荡的。篠田良多没有坐在座椅上，而是站在车窗边眺望着窗外。由于身材高大，他不得不弯下腰才能看到外面的风景。

冷气开得太足，车厢里有些冷。良多在目的地“清濑站”下了车。虽说已是九月下旬，暑气依然逼人，光线很刺眼。

通过自动扶梯从站台上到站厅，香喷喷的气味扑鼻而来，是

从立食¹荞麦面店飘出来的熟悉味道。良多还没吃过早饭，此刻饥肠辘辘更甚于乡愁，他径直走进了面店。店名已从“狭山面店”改成了“秩父面店”，店里的布置还是老样子。良多从钱包里掏出400日元放到餐吧上，说要一份大虾天妇罗面。他也想过吃碗冷面，不过此刻更加怀念温热的面汤。

“啊，这位客人，那边有卖食券的机器。”一个50多岁的男店员用手指了指门外。

“欸？”良多一愣。

过去没有卖食券的机器。良多想不吃就离开，但实在饿得难受，他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出店门，去自动售券机上买券。

大虾天妇罗面涨到了450日元。钱包里有一张1万日元和两张1000日元的纸币，加上4枚100日元和两枚10日元的硬币。良多不愿破开1000日元的纸币，他清楚一旦破开便会迅速花完。

虽说七尺男儿不能吝啬30日元，可是此刻良多颇有些英雄

1 没有座位只有站位的料理店。

气短之感。他按下大虾面边上 420 日元的蓬蒿天妇罗鸡蛋面的按键。

上了大巴，比想象中拥挤。良多坐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。身体壮实的良多坐一人座相当局促。

良多环视车厢，有些吃惊，乘客几乎是清一色的老人。大巴车靠站后，下车的尽是老人。

“我说，你忘伞啦。”一个老妇人把忘记在座位上的雨伞递给另一个老妇人，两人边聊着边下了车。听她们的聊天内容不像彼此认识，下了大巴车后两人还在继续聊着。良多向窗外望去，看到一座崭新的大型老人院。这些人大概是去探望住在那里的人或者去接受一天的医疗服务吧，他琢磨。

从这个站点发车后花了恰好 15 分钟抵达目的地——住宅小区的中心。大巴车车站还保留着“小区中心”的站名，但此地已经变成了商店街，名叫“旭之丘绿色商业中心”。商店街里建起了新的超市，虽然今非昔比，但还是能感到一些人气。